

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要通“三統”：

—道統：中華文明和其他人類文明傳統。中西方各有“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人人為我，我為人人”的思想。印度古哲學思想 Vasudhaiva Kutumbakam (The Whole World is One Family) 正是“天下一家”的意思。正所謂“世界是通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就是要激發各種文明傳統的共鳴，又超越其地域和一神論的狹隘，是全球化時代“最高的善”。

—學統：近代以來國際體系的基本原則。從 360 多年前《威斯特伐利亞和約》確立的平等和主權原則，到 150 多年前日內瓦公約確立的國際人道主義精神；從 70 多年前聯合國憲章明確的四大宗旨和七項原則，到 60 多年前萬隆會議倡導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這些國際關係基本準則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提供基本遵循，也積累了豐富的實踐經驗。

—政統：馬克思主義“自由人聯合體”思想。馬克思指出，“人的本質是人的真正的共同體”。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將馬克思主義時代化，弘揚社會主義公平正義。中共十九大報告描繪的中國共產黨的世界初心——為人類的進步事業作出更大貢獻，為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提供了源源不斷的動力。

第一章

道統：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

不忘本來、吸收外來、面向未來。

——習近平

傳統中國文化認為，有四種力量境界：諸道同源之理，萬法歸一之道，綱舉目張之法，提綱挈領之術。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對各種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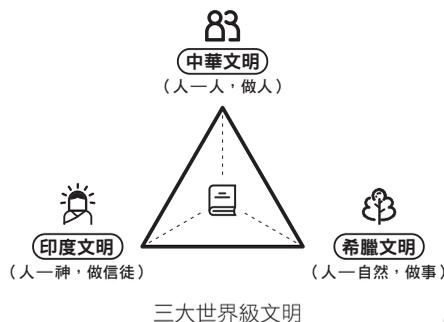
錢穆先生在《中國文化史導論》一書中指出：人類文化從源頭看有遊牧、農耕和商業三種類型。“遊牧、商業起於內不足，內不足則需向外尋求，因此而為流動的，進取的。農耕可以自給，無事外求，並必繼續一地，反覆不捨，因此而為靜定的，保守的。”^① 在世界整體內在動力不足、可持續發展為唯一選擇的全球化時代，遊牧、農耕、商業乃至工業文化的差異消失了，世界面臨共同的文明挑戰。

著名漢學家、德國波恩大學教授沃爾夫岡·顧彬認為，中國是歐洲文明的“福分”，中華文化一直為西方文化提供滋養。但長期以來，西方人並不了解中華文化與世界文明的對話歷史，更不了解中華文化對世界文明的影響。如果說 20 世紀的德國哲學是“我者”與“他者”的對話，那麼今天的世界就是“我者”與“夥伴”的交流，開放對話為當今世界不同文化間互融互鑒、打

^① 錢穆：《中國文化史導論》（修訂本），商務印書館 1994 年版，序言。

造人類命運共同體打開了大門。^①

一位西方學者曾經這樣說過，人類的奇遇中最引人入勝的時候，可能就是希臘文明、印度文明^②和中華文明相遇的時候。希臘哲學強調人—自然關係，印度哲學強調人—神關係，而中國哲學強調人—人關係。



今天，這種“引人入勝的時候”由“一帶一路”倡議所開啟，將三大世界級文明——中華文明（著眼於人—人關係，強調做人）、印度文明（著眼於人—神關係，強調做信徒）及希臘文明（著眼於人—自然關係，強調做事）再次融通起來，以文明之合，超越文明之分，在 21 世紀再現古絲綢之路將中國的“四大發明”通過阿拉伯傳到歐洲的文明歷程，對接農耕文明、遊牧文明和海洋文明的和合氣象。

當然，中、西、印文化的命運觀是不同的。西方的“destiny”（命運）觀強調必然性。它起源於希臘人“moira”（命運）觀，與早期的聖地空間結構相關，後來又與“logos”（邏各

① 《中外學者共話中華文明與世界文明》，《中國青年報》2017 年 9 月 28 日。

② 印度文明缺乏正史記述，也有學者建議代之以希伯來文明，後衍生出基督教文明、伊斯蘭教文明（猶太教、基督教、伊斯蘭教被稱為“亞伯拉罕諸教”）。西方文明的兩大源頭正是希伯來文明和希臘文明。

斯）聯繫起來，最後在理性化升級中，成為與“law”（自然規律）類似的東西。對西方文化來講，命運建立在對必然性認識的基礎上。印度的“Pratītyasamutpāda”（命運）觀，彰顯的是偶然性。印度人的緣起型命運建立在印度哲學的空—幻結構中。它關注現象上的每一因素、條件，注重在時點上偶發的各種互動，即所謂的“samutpāda”（起），命運就在偶然的緣會中產生（起）互動。中國的命運觀則體現了必然性與偶然性的統一。在中國人的氣化萬物中，具體之物因天地之氣化而生，稱為“命”；一旦產生就有了自己的本質，被稱為“性”。產生之後，開始作為具體之物有了生、長、亡的過程。人的這一過程是在天地之間與天地互動而進行的，受天地運行影響，天地運行稱為“運”。中國的“命運”內涵，既有宇宙必然生物的必然性的一面，又有產生之後在與天地的互動中而生的偶然性的一面，兩者的合一，構成中國的命運觀——既承認必然性，又注重靈活性。^③

一、和合共生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

——《禮記》

《禮記·禮運》中對儒家“天下大同”的思想有這樣的描述：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

③ 張法：《命運觀的中、西、印比較：從“人類命運共同體”英譯難點談起》，《南國學術》2019 年第 2 期，第 263—273 頁。

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老子》強調“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的原則，突出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重要性。

佛教對於和諧的理解更講究眾緣和合，求的是內心的平靜與內省。佛教徒把緣（條件）當作教義的核心和基石，也把它視為世界形成、存在、衰變、終止的基本原理。萬物生滅都始自條件，佛法的修行也是一樣，重要的是生活在“真相”中，並對世界的“條件”有深入的理解。這一時刻的到來，也就達到佛境（Buddhahood）了。

佛教中國化之後誕生了“月印萬川”的哲學理念：“一性圓通一切性，一法遍含一切法。一月普現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攝。諸佛法身入我性，我性同共如來合。”當中蘊含著“萬物同一”的深刻哲理，是從中國傳統文化的角度出發對佛法的重新闡述。

宋孝宗、永樂皇帝、雍正皇帝不約而同講過幾乎相同的話，叫“儒家治世、佛家治心、道家治身”。也就是說，儒家管社會治理，佛家管精神修養，道家管身體修煉，三家看起來蠻融洽。其實從歷史上看，這個道理很簡單，在中國，佛教、道教沒有絕對性和神聖性，所以很難看到宗教之間的辯論，也不大會有宗教之間的戰爭。這是中國的一個特色。^①

① 葛兆光：《什麼才是“中國的”文化》，《決策探索（下半月）》，2015年第9期，第25頁。

儒	佛	道
共生 Mutualism ^①	共業 Karma	共天 Tao

中華傳統文化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

“儒家治世、佛家治心、道家治身”，三者之間不是互相對立排斥而是彼此包容共生。無論是“親親，仁民，愛物”的儒家仁愛思想，還是“正見正念，度己度人”的佛家五蘊皆空信仰，以及“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的道家天人合一思想，都包含和結合了人類經驗所共有的四個維度，即自我、社群、自然、天道，它們構成了一種綜合、平衡、協調而整齊完備的人文主義。這些思想都是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的文化基因。

儒家的共生。儒家學說講格局，對內是身家國天下，對外則是“差序疆域”。從周的五服，到唐的羈縻，到明清的朝貢，再到現在的夥伴關係，其實都是共生的體現。在中國人的思維裏，天下各民族其實沒有什麼優劣之分，中央王朝區分他們只是要根據不同的對象制定不同的應對策略，儒家學說的秩序論和格局觀都非常高級！

佛家的共業。共業其實是一種哲學思想，主張人的因果鏈是互相影響的，這個其實很像榮格心理學的“集體潛意識”理論。“集體潛意識”理論認為意識分為“個人意識—個人潛意識—集體潛意識”幾個層級，人類的潛意識在集體潛意識層面是聯通的，而且人類自古以來的共通的記憶會沉澱到集體潛意識中，個人和集體不是對立的，而是一個難以分割的整體（蘊含著豐富的

① 我們至今沒有找到一個可與中文“共生”相匹配的英文單詞，所以蘇長和等人都建議用“共生”的漢語拼音。因為中文的“共生”講“和而不同”地存在、“和實生物”地發展，講“和合共生”，而“和合”又相互匹配、契合、協調、調整……“共生”含義如此多樣，幾乎沒有一個英語單詞可容納。日文、韓文倒是有“共生”的說法，發音都與中文類似。

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

道家的共天。道家學說內化成了中國人的自然信仰，有時候也會被統治階級借鑒，甚至還影響周邊國家。日本的神道教其實就是道教與日本自然信仰的結合。日本人的精神和歷史源頭是《日本書紀》，該書開篇的《神代(神的時代)》基本就是道教典籍的寫法：

神道教中的統治階級是高天原諸神，日本天皇是天照大神(高天原最高主神)的後裔，八百萬自然神是人間的管理者(跟高天原神屬於上下級關係但並不直接受高天原神的管轄)。

中國的道家以及後來發展出來的道教在體系上比較複雜，要研究比較原初的道教思想，可以從日本的神道教來反推。但不論是道家、道教還是神道教，都很注重自然信仰和天。

分映萬燈，萬教歸一。綜上所知，儒佛道教義中包含了不少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的雛形。

此外，各家都不約而同地具有“天人一體”的宇宙情懷和“天人一家”的人類情懷：儒家主張“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的大生態觀，強調人應有生態情感與生態責任，敬畏自然，保護人類共有的生活家園。佛家強調“依正不二”、“自他不二”，認為眾生生存依止的外在環境——依報，和眾生身心本身——正報，二者不可截然分離，一切眾生的生存，都必須依賴於其他眾生，生命主體與客體相互依存，互為緣起，“一體不二”。道家認為，“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莊子·齊物論》)，人體是小宇宙，自然是大宇宙，人與自然同構。它主張“道法自然”、“天人感應”、“天人合一”，強調順應自然規律，遵守自

然法則，保護自然環境，節約自然資源，提倡“返璞歸真”、“崇儉節用”。

中國和中國化之後的宗教及學說的世界觀是整體的、關聯的，超出種族與國家的局限，把關懷投向全人類。歷史上，儒佛道三家在東亞的傳播都是和平的，從未發生過宗教戰爭。究其根由，是中華傳統文化所推崇的“中和之道”、“和而不同”中包含的協調智慧，能夠包容矛盾、消弭極端化思想。

這個特點也在伊斯蘭教中國化時有所體現。伊斯蘭教傳入中國後，逐步與中華文化相融合，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其中最為突出的，就是把伊斯蘭教中道思想與中國傳統文化中的“致中和”思想相結合，成就了中國伊斯蘭教溫和、理性、包容的可貴品格，形成了敬主愛人、守正自潔的優良傳統。中國穆斯林把公正、適中作為個人重要的道德修持，形成了做人做事不偏不倚、守中行善的行為規範。中國穆斯林先哲指出：“克己濟人，四海可為兄弟。所以同胞不義，對面遠如千里；異姓施仁，天涯即是比鄰。”^①

在實踐方面，中國社會科學研究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員黃夏年提出了佛教命運共同體的主張。佛教命運共同體以共同的信仰為基礎，超越國家與種族，主張實現人類社會的和平、進步與發展。佛教以其內部差別多元但相互和諧的教派交流著稱。不同地域的佛教教派一直保留著相互交流的傳統，為佛教教義的發展和人類社會的共同繁榮作出了貢獻。將佛教的“中觀”與儒、道相結合而形成的“中道思維”是佛教的重要貢獻，即建立和諧、圓融、無礙社會的理念，是“尋求和諧共存的世界觀念”，“不

^① 張琴：《中國宗教與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與實踐》，《人權》2017年第2期。

會出現當代西方關於‘歷史的終結’和‘文明的衝突’的描述’，對國際新秩序的建立，可以發揮出自己的積極作用。^①

將佛教放置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探討佛教發展一以貫之的核心關切與其他文明的宗教信仰的比較問題，以“自在”取代“自由”被視為實現東西方文明融合的重要紐帶。自在是佛教理念，指個人心靈的解脫，達到不受種種外界的物質權力或精神執念束縛的狀態，獲得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證悟。其區別於西方科學文明和宗教文明的二元對立，形成自成一體的心文明。西方科學文明和宗教文明都是在從外界而非人之內心尋找自由之道，因而前者用冰冷的自然規律掩蓋終極關懷缺乏的窘境，後者寄託於信仰來接受對超自然世界的論述。心文明肯定科學的理性與西方宗教基於本民族文化的超自然認知，認為儘管超自然認知具有地方文化烙印，但內心世界的感受、認知與領悟能力卻是相通的，人類尋求內心解脫、自由自在的願望也是相通的。佛教通過弘揚這種消解心靈困境的法門，可以增進同其他文明之間的交流，在不改變表面的超自然認知差異的前提下實現世界宗教文明與科學文明之間的智慧共享，形成人類命運共同體。

二、人人為我，我為人人

Unus pro omnibus, omnes pro uno（人人為我，我為人人）。

——拉丁諺語

美國巨星邁克爾·傑克遜在膾炙人口的歌曲《天下一家》

^① 黃夏年：《重構佛教命運共同體，助力“3.0版”國際新秩序》，《中國民族報》2017年4月18日。

（*We Are the World*）中寫道：

There comes a time when we heed a certain call
When the world must come together as one
There are people dying
And it's time to lend a hand to life
The greatest gift of all

We can't go on pretending day by day
That someone, somewhere will soon make a change
We are all a part of God's great big family
And the truth, you know love is all we need

We are the world
We are the children
We are the ones who make a brighter day
So let's start giving
There's a choice we're making
We're saving our own lives
It's true we'll make a better day
Just you and me

Send them your heart
So they'll know that someone cares
And their lives will be stronger and free
As God has shown us by turning stone to bread
And so we all must lend a helping hand

We are the world
We are the children
We are the ones who make a brighter day
So let's start giving
There's a choice we're making
We're saving our own lives
It's true we'll make a better day
Just you and me

When you're down and out, there seems no hope at all
But if you just believe there's no way we can fall
well, well, well
Let's realize that a change can only come
When we stand together as one

We are the world
We are the children
We are the ones who make a brighter day
So let's start giving
There's a choice we're making
We're saving our own lives
It's true we'll make a better day
Just you and me

這一時刻來到了，有人已發出號召：
讓天下人民團結在一道！
快快伸出援助的手，將死之人最需要。
對生命，這禮物才是最好。

不要幻想，日復一日地幻想，
說什麼有誰會帶來奇跡。
在上帝創造的世界裏，就包括我和你。
你我都知道：愛才是我們的唯一。

天下一家，我們是未來。
我們要創造光輝燦爛的明天，讓我們奉獻，
這才是我們的選擇，我們在拯救我們自己，
要創造一片新天地，全靠我和你。

獻出你的愛心，讓他們知道有人在關注。
讓生命更加自由、堅強。

按上帝的指示走，一切將改變，哪怕是石頭。
我們都應關愛他人，伸出援助之手。

天下一家，我們是未來。
我們要創造光輝燦爛的明天，讓我們奉獻，
這才是我們的選擇，我們在拯救我們自己，
要創造一片新天地，全靠我和你。

當你窮困潦倒，似乎希望渺渺，



但只要堅定信念，就永遠不會跌倒。
啊，我們已經明白，好日子終將來臨，
只要天下團結在一道。

天下一家，我們是未來。
我們要創造光輝燦爛的明天，讓我們奉獻，
這才是我們的選擇，我們在拯救我們自己，
要創造一片新天地，全靠我和你。

歐盟的盟歌《歡樂頌》也發出了“那裏的所有人都結成兄弟”
的呼喚：

歡樂啊，美麗神奇的火花，
來自極樂世界的女兒。
天國之女啊，我們如醉如狂，
踏進了你神聖的殿堂。
被時光無情分開的一切，
你的魔力又把它們重新聯結。
你溫柔的翅膀飛翔到哪裏，
那裏的所有人都結成兄弟。
……

這與中國的“四海之內皆兄弟”可謂如出一轍。

從歷史的角度看，在文明的軸心時代，中歐在諸如“人類”、“社會”、“自然”等方面有著相近的理解。到了現代，正如尼采所發現的，歐洲失去了原有的平衡：充斥狂熱與不穩定（酒神精神），理性與秩序（日神精神）卻相應減少。換句話說，

現代的歐洲文化過於強勢與霸道，具有強烈的征服欲望並且常常以自我為中心。

這種過度以自我為中心的傾向漸漸演變為極端的個人主義，認為只有個人的自由才是值得追求的，這種觀念導致了人與人之間的分立和人與社會的對立。20世紀80年代開始盛行的新自由主義是個人主義發展到極致的體現，新自由主義認為整體會壓迫個體，並否認社會有共同的目標和追求，新自由主義一度被包裝為攻擊社會主義和集體主義的工具，但最終在拉美和東歐的新自由主義實踐運動中被證明是失敗的。

傳統的基督教認為人是神創造的，所以人人都是兄弟姐妹，應該彼此體恤相愛，耶穌把愛人如己作為最大的誡命之一，要求基督徒遵行，強調不光基督徒之間應該彼此相愛，基督徒與非基督徒之間也應該和睦相處、以愛相待。西方基督教的“兼愛”思想在個人主義盛行的時代喪失殆盡，“人人為我，我為人人”的口號也就變成了一種美好的願景。

更何況基督教的理念具有明顯的“我們—他者”（us-others）的分野，“人人為我，我為人人”的“人”基本語境是指基督徒。宗教共同體解體後，取代宗教成為西方精神武器的是普世價值觀，不接受普世價值觀的國家和群體即被視為異端和非人，像這樣極化的二元主義是一神教的固有矛盾，當今世界的諸多爭端皆源於此。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跳出西方“我們—他者”的二元區分，以最大層面的包容——萬教歸一，幫助西方和世界找回早已丟失的“人人為我，我為人人”精神。